

周禮正義

冊

一

周禮正義

粵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維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
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
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纂以集於文武其經
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淪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
可攷如虞書義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
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會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
閔章縛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北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
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駭三統若斯之
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麤獕而漸進
於精詳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
治躋於純太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
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貍定而手勅之哉其閔意眇指通關
常變權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

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閹閹之昵咸隸於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擇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遠誦訓土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閒若會四枝百岷而達於凶無或離閔而弗鬯也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臯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辜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邠縣畺之公邑采邑遠極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蓰於是無慮大

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太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太史臧其副貳成康既沒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褒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它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之未盡漸滅者也其全書經秦火而幾亡漢興景武之閒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閒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賡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者以其古文晚

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擯席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衆或謂戰國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巇索痾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妄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踣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秒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欺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詬病卽一二閎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鐻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顱而方趾橫目而直榦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

壤而封建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娣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相與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烝盪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湛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祝嘏拊搏無當於鏗鎗之均血腥全烝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閱意眇眇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泉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升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實

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
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君卽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
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旣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
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擇彙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
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
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闕奧補賈疏
之遺闕艸初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
南皮張尙書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櫟栝鯁理寫成一帙
以就正然疏牾甚衆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繇私心未慝也繼
復更張義例剟繇補闕廿年以來橐艸屢易最後遂錄爲此本其於
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
元諸儒所論多閎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揭其精要顧惟秉資疏闇素
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所能鉤稽而揚權也故略

引其端而不敢馳騁其說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僂然孤
露意思零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睠懷時局撫卷增
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闕不能相通故民
竄而失職則治生之計陜隘而譎觚干紀者衆士不知學則無以應
事偶變效忠厲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強是猶泛
絕潢斷港而蘄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若求其道於此
經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攷證之淵極幾何而不以爲已
陳之芻狗乎旣寫定輒略刺舉其可剴今而振敝一二犖犖大者用
示櫟楬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
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政教之闕意眇惴理董而講貫之別爲專
書發揮旁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篲先導則私心所
企望而旦莫遇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瑞安孫詒讓敘

周禮正義略凡例十二

經本以唐石經爲最古注本以明嘉靖放宋本爲最精

此本原出北宋槧雖明刻

而在諸宋本之上近

黃丕烈有重校刊本今據此二本爲主閒有譌脫則以孟蜀石經元

久佚今僅存宋拓秋官上下二卷首尾亦有殘闕拓冊藏湖州張氏

今據湖南周編修鑾語景寫本校又馮登府石經考異載有夏官殘

拓今未見此刻之佳在兼載鄭注惟離勘極疏譌踳脫及宋槧諸本

衍不可枚舉又多妄增助語蓋沿唐季俗本難以依據

阮元校勘記所據有宋刻小字大字本余仁仲本岳珂本黃丕烈札

記所據有宋紹興董氏本互注本今所據有陽湖費編修念慈所校

宋婺州唐氏本建陽本附釋音本巾箱本又參校補正箸其說於疏

有明汪道昆放岳本與阮黃校岳本小異

凡嘉靖本注譌脫顯然它本咸不誤者今徑補正不箸於疏唯衆本是非錯出及文通義短據善本校改者始箸之至版本文

字異同或形體譌別既無關義訓且已詳阮黃兩記今並不載以祛

繇冗

近胡培翬儀禮正義阮福孝經義疏補陳立公羊傳義疏並全錄阮記俗本譌文塵穢簡牘非例也

陸氏釋文成於陳隋閒其出最先與賈疏及石經閒有不同所載異

本異讀原流尤古今並詳議其是非箸之於疏

釋文據盧文昭校本兼以阮氏校勘記及

賈昌朝羣經音辨參訂之以存六朝舊本之辜較

賈疏蓋據沈重義疏重修

據馬端臨文獻通攷引董道說隋書經籍志載沈重周官禮義疏四十卷與賈本卷

帙並同董說不為無據唐修經疏大都沿襲六朝舊本賈疏原出沈氏全書絕無援引沈義而其修改之跡尚可推案如載師疏引孝經

援神契一節本草人注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句釋義賈移入載師而忘刪其述注之文是其證至董氏謂賈兼據陳劭周禮異同評則臆

揣不足據也

在唐人經疏中尚為簡當今據彼為本

疏據阮校宋十行本近德化李氏有宋刊

八行本殘帙遠出十行本之前未能段校也

訂譌補闕凡疏家通例皆先釋經次述注然

鄭注本極詳博賈氏釋經隨文闡義或與注複而釋注轉多疏略於

杜鄭三君異義但有糾駁略無申證故書今制掣覈闕如今欲橋斯

失釋經唯崇簡要注所已具咸以省約注文開奧則詳為疏證蓋注

明即經明義本一母也今疏於舊疏甄采精要十存七八雖閒有刪

剟移易而絕無羈改且皆明揭賈義不敢攘善唐疏多乾沒舊義近

儒重修亦或類此

胡氏儀禮正義闕襲賈釋郝懿行爾雅義疏亦多沿邵義竊所未安

非膚學所敢效

也

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義疏家則不盡然

孔氏禮記正義敘稱皇侃時乖鄭義左傳正義敘解

劉炫習杜義而攻杜氏是也鄭學精母羣經固不容輕破然三君之義後鄭所讚

辨者本互有是非乾嘉經儒攷釋此經閒與鄭異而於古訓古制宣究詳塙或勝注義今疏亦唯以尋繹經文博稽衆家爲主注有牾違輒爲匡糾凡所發正數十百事匪敢破壞家法於康成不曲從杜鄭之意或無諄爾

古經五篇文繇事富而要以大宰八灋爲綱領衆職分陳區畛靡或

其官屬一科敘官備矣至於司存攸寄悉爲官職總揭大綱則曰官

灋若大宰六典八則之類詳舉庶務則曰官常若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以下至職末皆是也

而官計官成官刑亦錯見焉若大宰職末受會則官成也大計羣吏則官計也詔王廢置誅賞則官刑也

六者自官職官常外餘雖或此有彼無詳略互見而大都分繫當職

不必旁稽唯官聯條緒紛繇岷絡隱互祿見百職鉤覈爲難今略爲甄釋雖復疏闕孔多或亦稽古論治之資乎

議禮羣儒昔偁聚訟此經爲周代法制所總萃閱章縟典經曲畢駭

而侯國軍賦苞何膠於舊聞明堂辟靡服蔡騰其新論兩漢大師義
詰已自舛互至王肅聖證意在破鄭攻瑕索疴偏戾尤甚然如郊社
禘祫則鄭是而王非廟制昏期則王長而鄭短若斯之倫未容偏主
唐疏各尊其注每多曲護未爲闕通今並究極諸經求厥至當無所
黨伐以示折衷

此經在漢爲古文之學與今文家師說不同

大小戴記及公羊春秋並今文之學故與此經

義多不合

先秦古子及西漢遺文所述古制純駁雜陳尤宜精擇今廣徵

羣籍甄其合者用資符驗其不合者則爲疏通別白使不相殺提近
儒攷釋或綴粹古書曲爲傳合非徒於經無會彌復增其紛粗

如惠士奇

禮說義證極博而是非互陳失在繁雜至沈夢蘭周禮學而新奇繆
盦甚矣又陳奐毛詩傳疏及鄭漢勛讀書偶識諸書說禮亦多此失
學者詳之今無取焉

經文多存古字注則多以今字易之

如獻漁灋法聯連頒班于於攷考亦祇視政征敘序褒邪裁

災魚鮮盛案辜罪狸埋剗壹一桌栗號暴數核毓育青省嫩美嫺
烟蘆樞難艱駁御駁繫飲叩彊強簪筮觀風果裸鬻黃噓呼雷雷磬

韶伯有歛吹竽邪虞錄計北蕃夢操拜詣稽遠原參三凡四十餘字
並經用古字鄭則改用今字以通俗今字者漢人常用之字不拘正
段考工記字例與五官又不盡同如殺作殺擊作擊之類又五篇古
字如敘攷晦于畢諸文記並從今

字疑故書宋元刻本未通此例或改經從注或改注從經遂滋岐互
本如是矣

非復舊觀段玉裁漢讀考及阮黃兩記舉正頗多尙有未盡今通校

經注字例兼采衆本理董畫一或各本並誤則仍之而表明於疏經注

字體咸依唐石經嘉靖本岳本參互校定注疏中閒有隋唐以來相
沿俗書如總摠畝畝亂之類形聲省別以承習既久姑仍其舊唯
疏中蒙案閒用六書正字以崇古雅此自是鄙書私定義例不敢以是盡改古書也至經注傳譌或遠在陸賈

以前爲段阮諸家及王引之經義述聞所刊正者則不敢專輒改定
並詳著其說於疏俾學者擇焉

此經舊義最古者則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謂古文周禮說也或出杜鄭

之前次則賈逵馬融干寶三家佚詁亦多存古訓無論與鄭異同並

爲攬拾近世所傳有唐杜牧攷工記注二卷義情舛陋多襲宋林希逸考工記解說僞託顯然今並不取至於六朝

唐人禮議經疏多與此經關涉義既精博甄錄尤詳凡錄舊說唐以前皆備舉書名

周禮正義卷之九

宋元以後迄於近代時代未遠篇帙見存則唯著某云以省錄碎大氏宋元明舊說多采之王與之訂義陳友仁集說及官纂義疏至

國朝諸儒攷釋則以廣東學海堂經解江蘇南菁書院續經解爲闡藪此外如吳廷華疑義李光坡述注李鍾倫纂訓方苞集注析疑莊

有可集說蔣載康心解及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黃以周禮經通故之類唯吳書僅見傳鈔殘帙莊書亦未有梓本餘咸世所通行故疏

中並唯著姓名不詳篇目也至如許珩注疏獻疑之疏淺莊有可指掌之武斷若斯之屬雖覽涉所及亦無譏焉 閒有未允

則略爲辨證用釋疑悟宋元諸儒說於周公致太平之迹推論至詳

而於周制漢詁或多疏繆今所摹擇百一而已宋元迄今訓釋既多唯擇其義據通深者

錄之或一條之中是非錯出則爲芟剝瑕類以歸純粹凡有繆迕悉不暇論也

天筭之學古疏今密然此經遠出周初鄭詁如圓率則徑一圍三天

行則四游升降並據九章考靈曜雖法數疏闊而以古術釋古經致

爲塙當今疏惟考工一篇輪蓋周徑校密率於圓觚柯櫨倨句證弧

角於西筭餘咸據古毖緯史志及唐以前筭經占經爲釋後世新法

古所未有不可以釋周經及漢注也如鄒伯奇學計一得以西法推大司徒土圭測景謂非營維時

實測雖據密率然非周漢人所知也

二鄭釋經多徵今制攷之馬班史志衛應官儀率多符合良以舊典
隊文留遺因襲時代匪遙足相比況晉宋而降去古彌遠政法滋更
北周李唐建官頒典雖復依放六職而揆之禮經多不相應故此疏
於魏晉以後儀制槩不援證惟州國山川宜詳因革故職方輿地備
釋今名以昭徵實之學

舉證古書咸揭篇目以示審塙所據或宋元舊槧或近儒精校擇善
而從多與俗本不同其文義殊別有關旨要者則於疏中特箸某本
非恆例也佚書則咸詳根氏

或兩書同引而互有省改宜兼采者則兩箸之

用懲臆造兼資

覆勘

近代佚書輯本甚夥然多舛誤難據若劉逢祿論語述何氏論語集解爲何休說佚文乃沿北堂書鈔陳禹謨本之誤陳

氏詩疏以儀禮經傳通解說五門制爲尚書大傳佚文乃沿董豐垣輯本書傳之誤並由討覈不審故有茲失昔儒說解援

據古籍或尙沿俗本及刪改舊文義悞未備者今並檢元書勘正此
迺校讎非改竄也

周禮正義卷一

瑞安孫詒讓學

天官冢宰第一

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

不失職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使主一官之事也

疏天官冢宰第一者陸氏釋文云本或作冢宰上非餘卷放此案漢書藝文

志云周官經六篇此其舊題也漢志著錄本於劉歆七略是西漢經本皆官別爲篇東漢以後賈馬諸儒爲之傳注每篇析爲二卷至於

篇題相承無改鄭君作注揭署亦同故士冠禮賈疏引鄭序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蓋合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數之厥後陸音賈

釋及唐開成宋嘉祐兩石經錄目並同釋文所載或本篇別上下而無第一之題蓋傳錄者所改易非周經漢注之舊故陸賈諸儒並不

從也鄭目錄者隋書經籍志云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唐書經籍志同故與經注別行宋以後單行本久佚此周禮目錄六篇賈氏於

六官篇首具列舊文爲之疏義今亦據而釋焉云象天所立之官者六官分象天地四時冢宰爲六官之首總建六典故象天也云冢大

也者爾雅雅釋詁文尚書周官孔穎達疏引馬融周禮注同賈疏云下注對大宰則云冢者大之上此不對大宰故云冢大也云宰者官也

者說文山部云宰舉人在屋下執事者引申之凡官吏皆得稱宰此經有大宰小宰宰夫內宰里宰春秋卿大夫家臣采邑之長亦多稱

宰則宰之名通於尊卑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說文王受命改制之事云名相官曰宰據此是相官名宰始於周代曲禮云天子

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聚大宰不與五官同舉鄭